

青少版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宝 / 库

# 战争与和平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

*War and Peace*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青少版·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 战争与和平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 / 著

夏丽 / 改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与和平 /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著；夏丽改编。—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  
(青少版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ISBN 978-7-5322-5280-0

I. 战… II. ①列… ②夏…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缩写本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8840 号

---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宝 / 库

**战争与和平**

责任编辑：忻 雁 张胜兰 装帧设计：付莉萍

封面绘画：海 佚 插图绘画：丁 玲 排版制作：王 翩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2.75 彩插：12P

2007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册

ISBN 978-7-5322-5280-0

定价：15.00 元

---

策划：湖北海豚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网址：[www.dolphinmedia.cn](http://www.dolphinmedia.cn)

邮箱：[dolphinmedia@vip.163.com](mailto:dolphinmedia@vip.163.com)

海豚传媒常年法律顾问：

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王清博士 电话：027-68754624



## 作者简介

列夫·托尔斯泰,19世纪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他出生于贵族家庭,1840年入喀山大学,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的影响。随后他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在此经历上他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此后写作了鸿篇巨制《安娜·卡列尼娜》,这两部小说被视为其创作的两个里程碑。19世纪70年代末他写成了《忏悔录》,80年代又创作了《魔鬼》、《复活》等多部小说,成为一代文学巨匠。

## 前言

《战争与和平》被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以史诗般广阔与雄浑的气势，生动地描写了1805年至1820年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俄奥联军同法军在奥斯特利茨的会战、法军入侵俄国、莫斯科大火、拿破仑军队溃退等。全书的线索既以对拿破仑的战事始，亦以对拿破仑的战事终。描写了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拿破仑、库图佐夫以及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表现了战士们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歌颂了俄国人同仇敌忾的抗敌精神和震惊世界的伟大胜利。

这是一部人民战争的英雄史诗，托尔斯泰曾经表示：“在《战争与和平》里我喜欢人民的思想。”也就是说，作者力图在这部作品里表现俄国人民在反侵略战争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历史作用。在国家危急的严重关头，许多来自下层的俄军普通官兵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虽然战事一

度失利，但其精神上却始终占有优势。老百姓主动起来保家卫国，涌现出一大批英雄人物。俄军统帅库图佐夫也因为体现了人民的意志，才具有必胜的信心。整部小说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托尔斯泰的“人民战争的巨棒以全部威严雄伟的力量”赶走了侵略者的思想。

小说的主要情节是围绕着保尔康斯基、别祖霍夫、罗斯托夫、华西里四大贵族家庭的生活展开的。主人公是安得烈·保尔康斯基、彼埃尔·别祖霍夫和娜塔莎·罗斯托夫。安得烈性格内向，意志坚强，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他后来投身军队，参与社会活动，在严酷的事实面前逐步认识到上层统治阶级的腐败和人民力量的伟大；彼埃尔心直口快，易动感情，缺少实际活动能力，他更侧重于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后来在与人民的直接接触中得到精神上的成长；女主人公娜塔莎与两位主人公的关系使她成为小说中重要的连缀人物，而这一形象本身又是个性鲜明、生气勃勃的。小说充分展现了娜塔莎热烈而丰富的情感、她与人民和大自然的接触、她的民

族气质，以及她在精神上的成长。这几个主要人物形象都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战争与和平》场面壮阔、结构清晰、人物形象鲜明，有一种大海般恢宏开阔的美。同时，小说时代感强烈，它虽是一部历史题材小说，却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前途和人民作用的问题。因此，《战争与和平》当之无愧地是一部“了不起的巨著”。（列宁语）

编 者



# 第一卷 第一部

## 第一章

“哦，尊敬的公爵，热那亚和卢卡现在已经归属波拿巴了。您假如继续替这个基督的敌人辩护，我恐怕要与您断绝来往了。我的话不会吓坏了您吧？坐下来谈谈。”

在 1805 年 7 月，太后玛丽身边声名极大的女官安娜·巴甫洛夫娜·舍勒在迎接第一个赴她晚会的华西里公爵时，说了这样一些话。

“您这番话真厉害。”正走进来的华西里公爵并不在意地回答女主人说。他操一口标准的法语，用一种在社交界阅历丰富、在朝廷里地位显赫的人所独有的居高临下的温和口气。

他来到安娜·舍勒面前，低下刚洒过香水的亮光光的秃头，轻吻了一下她的手，然后洋洋自得地往沙发上一坐。“亲爱的朋友，请您先告诉我，您身体好吗？以免使我担心。”他没有改变声音的温和，但表情中透露出冷漠甚至嘲讽的意味。

“哎，一个心情不好的人，身体好得了吗？”安娜·舍勒说。“哦，你说到波拿巴，既然他已经背水一战，那我们也只有破釜沉舟了。”华西里公爵总是无精打采地说话，就像老演员背诵老戏的台词。安娜·舍勒则不同，别看她已经有40多岁，说起话来还是热情洋溢，“能成为欧洲救星的只有俄国。皇帝知道自己担负的崇高使命，并将至死不渝。是的，我对此毫不怀疑，皇帝一定能完成使命，把‘革命’这个恶魔毁灭。”

华西里公爵说：“可以给我倒杯茶吗？”“就来。”安娜·舍勒镇静下来，“顺便提一下，今晚有两位有趣的客人要来我这里：莫特玛子爵，一位真正的高等侨民；还有莫里奥神父，你一定认识这位足智多谋的人物，他被皇帝接见过，你知道吗？”

“哦，很好。”华西里公爵说，他似乎刚想起一件事，附会地说，“太后想任命冯克男爵当维也纳使馆的一等秘书，是这样吗？这位男爵看

上去倒很平常。”华西里公爵参加今天的晚会，就是为了打听这件事，他很想为儿子谋得这个差事。安娜·舍勒几乎闭上眼睛，表示自己也好，别人也好，谁都无权评论太后的想法。“他是太后的妹妹推荐的。”安娜·舍勒冷冷地说。华西里公爵沉默了。

安娜·舍勒施展她那宫廷女官特有的圆滑手段，一面刺激公爵，一面又安抚他，“还是谈谈您家里的事吧，说真的，自从您的女儿在社交界崭露头角，大家都为她的美色所倾倒，她可实在是个绝色佳人。”华西里公爵点头表示赞许。

“不过，我不喜欢您的小儿子阿那托里，”安娜·舍勒意味深长地说，“您难道没有考虑过娶门亲事拴住这个放荡的儿子吗？我知道有个姑娘，叫玛丽雅·保尔康斯基公爵小姐，她是我们的亲戚。”

“这位小姐富有吗？”“她父亲有很多财富，但是个吝啬鬼。可怜的公爵小姐日子真难过。她哥哥是库图佐夫手下的副官，不久前同丽莎结了婚。”“亲爱的安娜，”华西里公爵抓住安娜·舍勒的手，“求您把这事帮我办一下吧！她出身好，又有钱，我需要这些。”“我今晚就同丽莎谈这件事。”安娜·舍勒说。

客人源源来到，当然都是彼得堡的名人。

华西里公爵的女儿海伦来了；年轻的安得烈公爵夫人来了，她是去年冬天结的婚，现在已经怀孕；华西里公爵的大儿子伊波利特、莫特玛子爵、莫里奥神父和许多客人都来了。

安得烈公爵夫人拿着一个丝绒绣金小提包，是用来做针线的。这位美丽的孕妇，面色红润，身体健康，轻松地经历着妊娠期，谁见了她都感到高兴。

一个肥胖魁梧的年轻人走进客厅。他戴着眼镜，身穿时髦的浅色裤子、棕色燕尾服和硬高领衬衫。这就是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著名大臣别祖霍夫伯爵的私生子彼埃尔。他在国外受教育，最近才回国，今天是第一次踏进社交场。他的眼神与众不同，使他显得聪明而敏锐，又有些朴实和腼腆。安娜·舍勒向他点头招呼，这是她对客厅里最低级客人的礼节。

晚会进入了高潮，客人们分成了三组。

第一组大部分是男人，唱主角的是莫里奥神父；第二组是青年人，海伦小姐和安得烈公爵夫人在这一组；第三组里，安娜·舍勒和莫特玛子爵是主要人物。

莫特玛子爵风度翩翩，英俊潇洒，多少有些自命不凡。大家谈到了当甘公爵的死，莫特玛子爵说：“当甘的死是由于他过分宽宏大量，拿

破仑对他不满是有原因的……”安娜·舍勒马上要求子爵把详情讲给大家听，“子爵认识当甘公爵……”，安娜·舍勒就这样微笑着把子爵介绍给大家。

安娜又叫海伦小姐到这边来。海伦小姐穿着漂亮的白舞服，她那雪白的肩膀、油亮的头发和贵重的钻石无不光彩夺目。她穿过给她让路的男人，慷慨地让每个人欣赏她那丰满的肩膀、时髦的坦胸和光背，她使整个舞厅都增添了光彩。

在海伦之后，安得烈公爵夫人也悄悄地从那边移了过来。

莫特玛子爵惟妙惟肖地讲着当时流行的趣闻，说当甘公爵到巴黎去见乔紫小姐，在那里与同样受这位著名女演员青睐的拿破仑相遇，拿破仑气得昏厥症顿时发作，但公爵并没有乘人之危伤他性命，想不到后来拿破仑却以怨报德，结果了当甘公爵的性命。

故事讲得娓娓动听，特别是讲到一对情敌突然认出对方时，在座的太太小姐都变得异常激动。

安娜·舍勒一直没有忘记那个刚从国外回来的年轻人，他和神父正高谈阔论，神父对这个单纯热情的青年显然很感兴趣。神父说：“如果

有俄罗斯那样以野蛮著称的大国，大无畏地领导以维持欧洲均势为目的的联盟，世界就有救了。”“那么该怎样取得这种均势呢？”彼埃尔刚一开口，安娜·舍勒就过来了，她严厉地瞪了他一眼，把他安排到人多的一组去了。

此时又来了一位客人，他是娇小的公爵夫人的丈夫安得烈·保尔康斯基公爵。他中等身材，相貌清秀而冷峻，是一位英俊潇洒的青年。客厅里所有的人他都认识，但他不喜欢他们，他觉得他们很乏味。在这些使他乏味的人中间，他那个漂亮的妻子尤其令他厌恶至极。

“公爵，您也要随军队出征吗？”安娜·舍勒问。“是的，库图佐夫将军要我做他的副官。”安得烈公爵稍微带点法国腔。“那您的夫人怎么办？”“她可以到乡下去。”安得烈公爵转过身去。自从他一进来，彼埃尔快乐而友好的目光就一直盯着他。这时彼埃尔走到安得烈跟前，握住他的手。安得烈公爵一看见彼埃尔的笑脸，马上显出和蔼可亲的微笑。

华西里公爵站了起来，“我真不忍心离开这个迷人的晚会，可是没办法，我得去参加英国公使馆的招待会去了。”他对安娜·舍勒说。

海伦小姐轻轻提起裙子，从几把椅子当中穿过。她那美丽的脸蛋笑得妩媚动人。她经过

彼埃尔身边时，彼埃尔简直是用惊喜而激动的目光盯着这位美人。“她长得太美了！”安得烈公爵说。“倾城倾国。”彼埃尔说。

## 第二章

一直坐在客厅里的一位老太太这时忽然站起来，在前厅追上华西里公爵说：“亲爱的公爵，我儿子的事情进行得如何？只要您向皇帝说一声，他就能调到近卫军去了。这在您实在算不了什么事。”她恳求说。

“叫我去求皇帝实在有些困难，我看您最好通过高里岑公爵。”华西里公爵说。

这位老太太是德鲁别茨基夫人，出身俄国的一个望族，后来家道衰败，离开了上流社会，和原有的一切关系一刀两断了。现在为了让她的独生子调进近卫军，她不请自到跑来参加安娜·舍勒的晚会，就是为了见华西里公爵。

“请听我说，公爵，我以前没求过您什么事，我也从没提到过家父对您的情谊。但这一次我求您看在上帝的分上帮帮我儿子，您的大恩大德我会永远记住的。”她说话时尽力想装出笑容，但是泪水已经充满了眼眶。

在社会上，权利也是一种资本，不可以随便

动用，华西里公爵深知这个道理。但是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提醒他一件事：他最初进入官场是靠她父亲提拔的。此外，他从她的态度上断定，她已经拿定了主意，一定要实现目的，否则会一直纠缠不休。“亲爱的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华西里公爵用惯常的亲昵而平淡的语气说，“您要我办的事，我简直无法办到，但为了向您证明我对您是多么尊敬，对您父亲的在天之灵是多么怀念，我要去办这件不可能办到的事情：把您的儿子调进近卫军。现在您该满意了吧！”

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这才放华西里公爵离开。

安娜·舍勒的客厅里，讨论还在继续。“如果拿破仑在法国再当一年皇帝，”莫特玛子爵说，他的神气告诉大家他比任何人都知道这件事，“局面将会不可收拾，法国将会被不良因素断送掉，到那时……”他耸耸肩膀，双手摊开。

安娜·舍勒这时的心情有点忧郁，“亚历山大皇帝说过，他让法国人挑选自己的政体。我相信，这个国家一旦打倒篡位的奸贼，就会一致拥戴合法的皇帝。”

“这不一定，”安得烈公爵说，“既然大势已去，走回头路也不容易。”

“根据我知道的情况，”彼埃尔红着脸插嘴道，“所有贵族都倒向拿破仑了。”

子爵说：“自从当甘公爵遇害以后，就连最崇拜拿破仑的人也不把他当英雄了。当甘公爵的遇害，使天上多了一位殉道者，地上少了一位英雄。”

彼埃尔突然插嘴：“处死当甘公爵可能是出于国家的需要，拿破仑不怕独自对这事承担责任，这正是他伟大的地方。”

“哦，我的天！”安娜·舍勒惊恐地说。

“先生，您把杀人当做伟大吗？”娇小的公爵夫人说。

彼埃尔从眼镜上方扬扬自得地看着听众，“我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波旁王朝逃避革命，使人民处于无政府状态，只有拿破仑一个人懂得革命。为了国家的利益，一个人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拿破仑之所以伟大，因为他站得比革命者高，他制止了革命中的过激行为，保持了一切好的东西，像民权平等啦，言论出版自由啦，等等，所以他能获得权力。”

“要是他获得权力后，不是利用它去杀人，而是把它交给合法的皇帝，那我也会叫他伟人了。”莫特玛子爵说。

“这不可能，革命是伟大的事业，人民把权

力交给他，就是希望他推翻波旁王朝。”彼埃尔不顾一切地说出挑战性的话。

“请问，谁不爱自由、平等，”子爵轻藐地说，“革命以后，人们是不是过得更幸福了呢？正好相反！”

“难道能够不加审判就杀死一个公爵？”安娜·舍勒说。

“他在非洲还杀害过俘虏呢！”娇小的公爵夫人说。

“不管怎么说，他是个暴发户。”伊波利特公爵说。

彼埃尔对他们的话有点不知所措。

“他怎么能同时回答这么多人的话呢？”安得烈公爵说，“再说，应该分清政治家的做法，哪些属于私人行为，哪些属于统帅或者皇帝的行为。”

“是啊！是啊！”彼埃尔看到有人帮他解围，很高兴。

安得烈公爵的话缓解了彼埃尔由于说话耿直而造成的紧张气氛。这时他站起身来准备走，向妻子做了个暗示。

其他的客人也逐一道谢安娜·舍勒安排了这次迷人的晚会，之后便纷纷散去。

安得烈公爵走到前厅，披上斗篷，淡漠地听